

马丁悬念故事
系列

【澳大利亚】S.R. 马丁 著
侯晓光 译

壁炉架惊魂 头骨

OVERMANTLE · STENCH

知识出版社

- 狼嗥叫起来了……老鼠潮水般涌来。
- 缠绕着你的不仅仅是那气味……

马丁悬念故事
系列

壁炉架惊魂

头骨

OVERMANNET
STENCH

知识出版社

Text copyright © S R Martin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 in 1997.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1-33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壁炉架惊魂; 头骨/(澳) S. R. 马丁著; 侯晓光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1. 9

(马丁悬念故事系列)

ISBN 7-5015-3156-0

I. ①壁…②头… II. ①马…②侯… III. 故事-作品集-澳-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08 号

壁炉架惊魂·头骨

著 者: S. R. 马丁

译 者: 侯晓光

责任编辑: 严 峻

装帧设计: 童行侃

责任校对: 王玉琴

责任印刷: 任其忻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 68315606 邮编: 100037)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市海日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 3

字 数: 3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0

ISBN 7-5015-3156-0/I·258 定 价: 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S. R. 马丁

S. R. 马丁出生在佩思海边的郊区并在那里长大。海洋的魅力使他最早从事于海洋生物学的研究,但当他发现所收集的标本放在橘子下和白兰地酒调料下比放在显微镜下更好看时,他决定结束这一职业。在短暂经历了银行、教师和记者的职业生涯后,漫游四海的念头驱使他走遍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城市,接下来他先后居住在香港、台湾、韩国、英国和美国。回到澳大利亚后,他定居墨尔本,并开始了自由写作者的生涯。他用笔名出版了成人短篇故事文集,同时出版了失眠症候系列小说(中译本译为马丁悬念故事系列)和一本青少年小说,并在1997年出版了另一本成人小说。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

目 录

壁炉架惊魂 (1)

头骨 (47)

马丁悬念故事系列

壁炉架惊魂



第一章

乔治娅的爸爸在墨尔本找到一份新工作。不过乔治娅倒不怎么高兴。

首先，她不喜欢离开悉尼的朋友而去一个她从来没去过的城市，在那里结识新朋友，她总是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交上朋友，而一旦交上，她就会不分薄厚一直交往下去。她就是这种人。但如此一来，搬家的事就让她两边烦恼。

还有一件事，她不得不告别她的房间，这些年来这间房一直属于她，是完全按照她的想法装饰的。房间很漂亮，所有的朋友都这么说。

最后，就是墨尔本。她认识的每个曾去过那儿的人都说那里的天气潮湿，总像是在冬天。她尤其不喜欢冬天。乔治娅喜欢漫长炎热的夏天。她可以躺在库伯的沙滩上，午

餐是鱼和薯片，如果心情好，还可以游泳。

所以她走出降落在图拉海洋机场的飞机时，着实吃了一惊。明媚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她坚持穿来的夹克衫根本没必要。但好像是为了证明夹克衫是她自己的似的，她一直没脱。出租车载着他们穿过喧闹的市区，沿着尼皮恩高速公路向着位于桑汀汉的新家开去。

她又吃惊地发现，房子距海滩只有步行5分钟的距离。水很干净清澈，沙子是金黄色的，只不过看上去平静些，不能冲浪。

下面说说房子。

乔治娅一直住在一幢两层楼的帕汀顿式房子里，虽说她很喜欢这幢房子，但她知道，这里只有一个小后花园，没有前院，由于房两侧长檐的缘故，房间常年暗暗的。

新房子却让人兴奋不已。

虽然只有一层，却有5间卧室，房顶有4米高，整个前檐有一条走廊，每间房都有一个大壁炉，法式门，吊窗，巨大的、装饰华丽的青铜灯架从屋顶垂下来。房子后面，有一

间大工作室，差不多相当于老房子的整个面积。前后院都非常大，长着许多足有一百多岁的橡树，还有枫树、柳树、花椒树和一些连她妈妈都叫不出名字的树。还有一块草坪，大得足以同时搞几场网球比赛。

当然，房子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花园里长满了草，房子墙壁有些裂缝，所有的房间要妈妈粉刷一遍才能住。不过，总的来说，她已经很满意了。

“这儿过去的主人是一些知名的艺术家。”她爸爸自豪地说。他带着乔治娅和她妈妈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指着房子的各种特色。“都是雕塑家，陶艺家什么的。他们的作品全搬走了。我们清理院子时仔细留点神，还真没准能发现点什么呢。”

在院子后面的一个角落，被蓬密的常春藤和葡萄藤覆盖着的是一个破旧的小棚子。

“你要离那个棚子远点，乔治娅，”她爸爸警告说，“多少年来没有人进去过，据说有危险，等我们有时间了就把它拆了。”

“还得等有钱了。”妈妈加了一句。

第二章

在新房子里的头一周一切都乱糟糟的。

他们拆箱开包，重新布置家具（乔治娅简直搞不明白她爸爸妈妈是怎么把这一件件东西挪来挪去，从一个屋子搬到另外一个屋子的）。这个过程没完没了，不过她以前从没搬过家，也不知道现在这样是不是正常。

有时，她不愿意看爸爸妈妈为把一件家具放在哪儿吵得脸红脖子粗，就走进花园，在树和花草中溜达，享受着这里的空气和自由自在的感觉。花园里到处是奇花异草，红的，紫的，黄的，极茂盛地铺开，小鸟的啾鸣，小虫的低吟和树叶的刷拉声和在一起，充斥着静谧的空间。

太可爱、太安宁了。乔治娅不用费劲就能明白艺术家们是如何在这里工作的。工作

室有一面墙全是玻璃，乔治娅想像着在这里工作，透过玻璃和树隙，看着草坪和花园里的一切，那该是什么样子啊。

一天，在开箱时，她爸爸妈妈吵了起来。这种事不常发生，因为总的来说，他们关系处得不错，很少产生分歧。但也许正因为此，一旦吵起来往往是不可开交。乔治娅宁愿躲得远远的。虽然他们吵架时间不会长，但最好还是不在场的好。

她在花园里慢悠悠地溜了一圈，向棚屋走来。棚屋上下覆盖着厚厚的藤和蔓草，她甚至都没看见门在哪儿。她从附近找到一根长枯树枝，挑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门已经快烂掉了，松松塌塌地垂在门楣上。它肯定曾被涂成深绿色，但斑驳陆离早已不见原色。门中间钉着一只旧马掌。

她用树枝把藤挑开，竖着耳朵听她父母是否还在争吵——没错，还在吵——然后用力去拉锈迹斑斑的铜门把手。门卡得很死，她一只脚踩在门框上，身子向后绷着，使劲往外拽。

接下来的场面非常壮观。

门没有开，却囫圇地断裂了。乔治娅整个人飞了出去，坐了个大屁股蹲。她坐起来，傻呵呵的，看着手里攥着的门把手。

眼前出现一个狗牙似的黑洞和一堆烂木头。灰尘在阳光中弥漫起来，在门前的过道处制造出一种怪异的效果，跟旧恐怖电影里的场面似的。

她小心翼翼地踢开破木头，探头往里瞧。

里面很黑，灰也很大，一时看不清里面有什么。过了一会儿，她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开始能够看清墙上挂着的园艺工具的依稀轮廓、破箱子和一捆一捆的树枝树桩。

她睁大眼睛，心里七上八下，往里迈了一小步。忽然她听到一阵急速的吱吱声，她怔住了。是老鼠。她正要往后退，棚屋贴着后墙根的地方立起一些巨大的黑影，大概有2米高，差不多也有2米宽，用一大块灰色的帆布盖着。

她一只眼睛提防着老鼠——自从她知



道了中世纪的那场黑死病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就再也没对这种小东西产生过好感——向棚屋里摸过去。

她撩起帆布，但看不到下面盖的是什么，所以索性从上面往下拉。帆布刷拉一声滑落下来，堆在地上，眼前腾起一团呛人的烟雾。有好几秒钟她几乎不能呼吸，稍一吸气，立刻被呛得大声咳嗽起来。

渐渐地，烟散了。她把眼睛里的灰揉出来，吸了一口污浊的空气。几乎面对面地，眼前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黑影，眼睛红红的，头发乱蓬蓬的，冲她发疯似地挥手。

乔治娅吓得尖叫一声，转身就跑，但被一双强有力的手一把揪住。她的尖声大得变了形。

“我告诉过你别来这儿，”她爸爸说，“这里很危险，你看到了吧？”

乔治娅一只手抱住他的腰，头埋在爸爸的衬衫里，指着后面说，“那儿有人，爸爸。角落里藏着个人。”

她爸爸把她的手从后面拿开，扶着她的

肩，让她站在面前。

“你在听我吗？”

“可是爸爸！”

“嗯？”

乔治娅安静下来。

“是的，爸爸。”

她爸爸看了她一会儿，点点头。

“好吧，现在我们看看你发现什么了？”

他走过去，蹲在破帆布上仔细地观察那件东西。他惊讶地吹了一声口哨。

“真稀奇，”爸爸自言自语地，“多少年都没见过这些了。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

乔治娅靠近了一些。

立靠在墙根的那样东西像一件扁平的雕刻作品，中间斜镶着一面小镜子。她意识到刚才看到的一定是她自己在镜子里的投影。镜子周围雕刻的全是看起来像动物、人和鱼的头一类的形状。它们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各种形状。镜子的两侧各有几条搁板延伸下来，隐藏在各种头雕之中，但看上去又似乎融为一体，因为有些是和头雕连在一起

的。

“是什么呀？”她小声说，站在这件东西面前，她不由自主地放低了声音。

她爸爸回过头看着她。

“是一个壁炉架。”

“什么？”

“在我爷爷的时代，人们常在壁炉的上方挂这东西，但即使在那个时候，这还是非常少见的。我想在欧洲比较常见，那儿的人常把它放在猎物的看守小屋里之类的，带到澳大利亚来的并不多。我以前只见过一次，还是我非常小的时候。奇怪它怎么会在这儿？”

“挺吓人的。”乔治娅低低地说。

她爸爸乐了。

“不，是哥特式的。如果你在光线底下看就能看出一点点不同。来，帮我把它抬到外面去。”